

开。“圣母院仍在危险之中，”肖维表示，“把这些脚手架都挪走后，教堂才能真正脱离风险。所以，或许到2021年，重建工作才会开始。”

上万根脚手架的钢管得先拆除，其中一些在火灾中受损，故移动它们须倍加小心，以免连累岌岌可危的建筑本身。“一旦解决了脚手架问题，我们就可以评估圣母院的状态，和需要被替换的石块的数量。”肖维告诉媒体。

环境因素也减慢了修复的速度。8月，巴黎市政当局关闭了圣母院周围的街道，以清除周边环境出现的铅污染。这些铅污染是由教堂尖顶和部分倒塌屋顶里蕴含的上百吨的铅，于高温下融化后扩散造成的。

肖维估计，如果圣母院挺过这一关，那么它将在2024年对游客开放；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重建工作将在2024年，即巴黎举办奥运会的当年完成——不过，许多专家认为该时间表“不可行”。

这是一场令全人类心碎的文明浩劫。虽然教堂里主要的艺术品和文物得以挽救，教堂的正面和双塔得以幸存，但被火灾殃及的玫瑰花窗，事实上正一再刺眼地提醒着我们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是何等易逝，一次意外，毁天灭地。各国如何进一步改进、完善文物保护机制与应急机制，如何加大资源投入、关注“守卫”与“修缮”，当是大难过后亟待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话题。

1163年，在法王路易七世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主持下，巴黎圣母院举行了奠基仪式；1182年，圣母院的基本功能大致成型；1345年，圣母院宣告落成，整个工程历时180多年。这儿既是代代百姓共同营造的大众圣堂，“时间是建筑师，人民是泥瓦匠”；亦是卡西莫多和艾丝美拉达悲剧爱恋的戏台，雨果笔下俯瞰浮世的瞭望塔。尽管这座石头谱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曾留下野蛮的痕迹，但它无愧“丰碑”的赞誉。那些岁月和人为的磨蚀，固然改变了其原初的样貌，却也将芸芸众生的经历和情感镌入其砖石之中，不同时代的人们，依照自己对美的理解，赋予其全新容颜。



从一开始，巴黎圣母院就不仅仅是一座献给圣母的光辉宫殿，而且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世俗公共场所。虔诚的信徒前往寻求上帝的慰藉，向神甫忏悔罪过；朝圣者和游客也可以在此处观赏领略何谓艺术的美轮美奂，瞻仰存放传说中耶稣基督荆冠的圣物筐。在百年战争中巴黎遭受包围的残酷岁月里，圣母院又成为一座避难所，庇护无辜平民免遭虎狼之师的荼毒。

几个世纪以来，巴黎的所有道路皆从圣母院广场开始计算距离，巴黎的市民自四面八方潮涌交汇，在广场的市场上交易商品，在铺子里讨价还价。享誉世界的巴黎大学，发轫于圣母院的主教学校；13世纪

的巴黎被称为“中世纪的雅典”，端赖以圣母院为基础的巴黎大学带来的赫赫声名。至17世纪，大约三分之一的巴黎人都在由圣母院主教开设的主官医院里去世，为这些亡者行终傅礼的，正是圣母院和周边附属教堂的神甫们——许多年前，也是他们为巴黎呱呱落地的婴儿施行洗礼。800年里，法国的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在圣母院平反昭雪；启蒙运动的骄子卢梭将忏悔录手稿悄悄藏院内主祭台；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也在这里向理性女神顶礼膜拜；拿破仑在这里举行了辉煌的加冕仪式；戴高乐则在这里走完了尘世最后一程，法兰西一片祈祷声和哀悼声……人们生活于兹，享乐于兹，也死于兹。

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东西会消失。

然而，我们宁愿相信，有些东西，是永恒。

巴黎圣母院，恰是一个“但觉恒久远”的象征

Thought we built a dynasty that heaven couldn't shake

(但觉曾建天堂难撼之王朝)

Thought we built a dynasty like nothing ever made

(但觉曾建世间未存之王朝)

Thought we built a dynasty forever couldn't break up

(但觉曾建永远不破之王朝)

毕竟，人类需要自证

文明的存在 